



坑口口述歷史

編著：
邱逸博士 葉德平博士 羅子健先生

《坑口口述歷史》

序	2
鳴謝	4
計劃簡介	5
活動回顧	6
計劃成果	7
圍名歌介紹	8
口述歷史簡介	10
坑口村落簡史	12
口述歷史報告選	14
一、相思灣村	14
二、孟公屋村	20
三、大埔仔村	32
四、坑口村	41
文化保育專員感想	49
總結及展望	51
計劃負責人簡介	53

歌唱夕陽天：序曲—— 圍名歌推廣先導計劃

二零一七年初，我們成功地獲得了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資助，推廣一項名為「歌唱夕陽天：序曲——圍名歌推廣先導計劃」，計劃是在西貢坑口村落調查、推廣和保育香港的非物質文化遺產（非遺）項目《圍名歌》。

於我們而言，這計劃既有趣又難抗拒，它包含了一個歷史研究者和愛好者念茲在茲的兩件事：歷史研究和文化教育。歷史，可以是一段深奧玄妙的過去，也可以是一首通俗易懂的山歌，它包羅萬象，海納百川。歷史，可以書寫大人物驚天動地的壯舉，也可以記錄村落星星點點的作為。在歷史的長河中，既流淌著偉大，也輕淺著平凡。

可以說，坑口客家村落既有歷史的厚重，它和香港現代史休戚與共，風雨同路；也有故事的趣味，如《圍名歌》的古今對照，滄海桑田。

從《圍名歌》的研究中，我們見微知著，以小見大。歷史，對旁觀者來說是一種故事，但對親歷者而言，卻是一種喜悅和傷悲。我們會發現時代變遷、風俗替代、價值更迭。在我們看來，時代變遷固然體現在香港歷史大事上的叱吒風雲中，同時也悄然見諸在客家村落的里俗變化裡。每個村落歷史都是一部微觀的社會史，都蘊藏著解釋和說明時代變化的全部秘密。

這計劃，是一次搶救性的記錄。歲月催人，《圍名歌》的記憶已成了風中之燭。如果我們不再重視，在不久的將來，《圍名歌》最精彩、最動

人的一頁將掩埋於一抔黃土之中。

所以，我們更相信，這只是個起點。

最後，能夠為此盡點綿力，是一份榮幸，要感謝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的資助和坑口鄉事委員會與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的支持，我們參考了眾多村落訪談、書籍、論文、報章及網站等資料，能在短時間內完成，得力於一眾文化保育專員的工作。當然，還有那些默默在為本研究付出的朋友們，在此，我一併衷心感謝！



邱逸 博士

「歌唱夕陽天：序曲——圍名歌推廣先導計劃」

籌委會主席

2018年1月30日

資助方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簡介：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於一九九二年十二月成立，宗旨是透過籌辦活動，以及資助社區組織或個別人士推行與文物有關的活動和研究項目，保存和保護香港的文物。

協辦單位：

坑口鄉事委員會

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

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

顧問名單：

坑口鄉事委員會主席

成漢強先生 BBS,MH

前香港西貢區區議會主席

溫漢璋先生

香港樹仁大學歷史系助理教授

區志堅博士

圍名歌文化研究者

徐月清女士

長春社文化古蹟資源中心副執行總監

黃競聰博士

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青年工作幹事

梁康民先生

前西貢政務專員

陳瑞璋先生

計劃簡介

「歌唱夕陽天：序曲——圍名歌推廣先導計劃」是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的歷史文化項目，這計劃的目的是推廣和保育的非遺項目：《圍名歌》。

《圍名歌》，又叫做《圍頭歌》或《竹枝詞》，獲香港政府納入香港首份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中的「表演藝術」類別，編號為2.16。《圍名歌》是從前新界客家村民在餘暇或旅行時詠唱的傳統歌謠。¹既是新界客家村落居民日常詠唱的歌謠，本應在村落中應有頗高的流傳性。然而，在我們與村民的接觸中發現，不少成年的村民雖然或許知道有《圍名歌》這種傳統歌謠，但大都不懂如何詠唱，而年輕的一代對《圍名歌》更感陌生。至於非居住在村落裡的大部分香港市民，對《圍名歌》的認知更少。我們相信若再不對《圍名歌》作出好好的保育，再過一、兩代，《圍名歌》恐會失傳。

故此，計劃旨在提高《圍名歌》的「存活能力」(viability)，增加其可以繼續傳承下去的機會率，必須令傳承的方法更「現代化」及「生活化」，除了傳統的世代以口相傳方法外，必須與時並進，把文化保育與現代科技結合，融入生活之中。我們在坑口鄉事委員會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的支持下，透過「村落文化保育專員訓練坊」、「圍名歌或村落文化工作坊」和「口述歷史採訪」等活動讓年青參加者獲得觸碰歷史的機會，他們能親身經驗村落的變化，比起第二手經驗，更能達到提升及深化文化保育概念的效果。

1. 非物質文化遺產辦事處：〈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2014年，摘自：http://www.lcsd.gov.hk/CE/Museum/ICHO/documents/3862785/3863408/First_hkich_inventory_C.pdf

活動回顧

本計劃透過一系列性質不同、深入程度不一的活動，讓不同的參加者對「圍名歌」及「村落文化」有不同程度的接觸，從而達致認識、了解、參與保育、深化研究等多重程度的果效。

1.「歌唱夕陽天：序曲——圍名歌推廣先導計劃」：

網站(<https://hkhs.org/hakka-song/>)：提供相關資料，令《圍名歌》及《村落文化》的推廣及保育更「現代化」及「生活化」。

2.村落文化保育專員訓練坊：

提供多節的訓練，並選取合適的學員擔任「村落文化保育專員」。

3.口述歷史採訪：

到訪坑口區內多條鄉村，透過口述歷史採訪，作更深入的接觸和研究。

4.村落文化講座：

提升參加者對圍名歌及村落文化的認識。

5.村落文化工作坊：

提升參加者對村落傳統文化工藝的認識及興趣。

6.《坑口口述歷史》小冊子：

記載計劃的果效，以達記錄、推廣、保育、承傳之效。

7.「歌唱夕陽天：序曲——圍名歌推廣先導計劃」展覽暨閉幕禮：

展示成果，總結經驗。

計劃成果

圍名歌及村落文化網站

- 瀏覽次數達7,381人次。
- 有108人次透過網站作出查詢及溝通。

村落文化保育專員訓練坊

- 有102人次參加工作坊。
- 所有參加者均表示對圍名歌及村落文化的認識有所增加。
- 所有參加者均表示對口述歷史的認識有所增加。
- 有91%的參加者表示對口述歷史採訪的信心有所增加。

口述歷史採訪

- 有24人次的村落文化保育專員參與採訪。
- 有11人次的村長/村代表接受採訪。
- 有91.6%的文化保育專員表示對與長者溝通的信心有所增加。
- 有91.6%的文化保育專員表示對該村落文化的認識有所增加。
- 有91.6%的文化保育專員對村落文化有更正面的想法。
- 有83%的文化保育專員對文化保育有更正面的想法。
- 有4份口述歷史報告可用於小冊子。
- 有4份口述歷史報告可用於展覽。

圍名歌及村落文化講座

- 有42人次參加講座。
- 有97%的參加者表示對圍名歌或村落文化的認識有所增加。

圍名歌及村落文化工作坊

- 有28人次參加工作坊。
- 有85.7%的參加者表示對圍名歌或村落傳統文化工藝的認識有所增加。
- 有85.7%的參加者表示對圍名歌或村落傳統文化工藝的興趣有所增加。

圍名歌介紹

「圍名歌」，又名「竹枝詞」，於2014年獲收錄至《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編號為「2.16」。¹

「圍名歌」是描寫香港客家村落的歌謠，共有四部，分別是：〈瀝源九約竹枝詞集村名(十五首)〉、〈西貢六約竹枝詞集團名(十九首)〉、〈香港九龍全灣各村竹枝詞(十四首)〉、〈大埔林村船灣各鄉竹枝詞(八首)〉，合稱《新界竹枝詞》。

「圍名歌」的作者，一般認為是許永慶，而又有謂是許永慶與羅文祥合作編寫而成。² 由於年代久遠，紀錄不周，有關他們二人的文獻所存甚少，或頗不可靠錄，現在只能推知，許、羅二人皆為前清秀才，前者是居於沙田瀝源的客籍私塾老師，後者則是居於沙田火炭九肚村的廣府籍私塾老師。

「圍名歌」的傳播方式主要是「口耳傳播」，由老師口授給學生聆聽，故此中間或因口音問題、理解問題，出現不同的版本。現存唯一的文字版本是由林瑞鴻手抄的《各款雜詩》傳下，近年由香港中文大學學者程中山博士重新校註。

1.《首份香港非物質文化遺產清單》：「竹枝詞是以七句寫成的篇章，內容以介紹香港地方和鄉村為主，從前新界客家村民在餘暇或旅行時詠唱竹枝詞。現在多以表演形式演唱。」
2.葉德平、邱逸：《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頁36-38。

是次研究主要集中在〈西貢六約竹枝詞集團名(十九首)〉一部所載之坑口十八鄉詩句，今據程本輯錄如下：

井欄樹茂發奇香，築屋平分上下鄉，遙望輿頭通路界，山行時過馬遊塘。

聞道茅湖屋數家，將軍³處更繁華，遊魚灣⁴起波中錦，水面生涯莫浪誇。

坑口榔灣⁵一帶連，蛋姑歌唱夕陽天，何人遺蹟孟公屋，風物人文亦蔚然。

上洋行過下洋來，偶遇釣魚公上台，借問大環頭裡過，泰坑口⁶亦可徘徊。

大埔子⁷可值行藏，嬌女牽情飾野粧，竹角南園人壯勇，沿村多是打魚郎。

去年既至相思灣，大澳茅埔屋數間。田下蕉窩逢客問，更遊布袋⁸方還。

坑口區內大部分鄉村的名字、風貌都記載在「圍名歌」之內；把它們串聯起來，就像是一部坑口地理志，可作為坑口人文地理常識的「活教材」。

3.即今日之將軍澳。

4.即今日之魷魚灣村。

5.即今日之檳榔灣村。

6.即今日之大坑口村。

7.即今日之大埔仔村。

8.即今日之布袋澳村。

口述歷史簡介

口述歷史是圍繞著人所建立的歷史，為歷史注入生命，並擴闊其領域。在口述歷史中，不只是領袖，就連寂寂無名的普通人也能成為英雄人物。它把歷史帶入社群，同時從社群中帶出歷史。它協助弱勢人士，尤其是老人，重拾尊嚴和自信。它讓社會中不同階層和不同年代的人有機會互相接觸，繼而彼此了解……口述歷史對廣為人接受的歷史神話提出了質疑，也駁斥了歷史傳統中固有的專制看法，提供了一個渠道讓歷史的社會意義得到徹底的改變。

————— 保羅·湯普森(Paul Thompson)

口述歷史是受訪者與歷史工作者合作的產物，利用人類特有的語言，利用科技設備，雙方合作談話的錄音都是口述史料，將錄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經研究加工，可以寫成各種口述歷史專著。

口述歷史最基本的含意，是相對於文字資料而言，就是收集當事人或知情人的口頭資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調查訪問，採用口述手記的方式收集資料，經與文字檔案核實，整理成為文字稿。

在美國學者里齊 (Donald A. Ritchie)《大家來做口述歷史》中有言：

- 口述歷史是以錄音訪談 (interview) 的方式蒐集口傳記憶以及具有歷史意義的個人觀點。
- 口述歷史訪談指的是一位準備完善的訪談者(interviewer)，向受訪者 (interviewee) 提出問題，並且以錄音或錄影記錄彼此的問與答。

- 訪談的錄音（影）帶經過製作抄本(transcribed)、摘要、列出索引這些程序後，儲存於圖書館或檔案館。
- 這些訪談紀錄可用於研究、摘節出版、廣播或錄影紀錄片、博物館展覽、戲劇表演，以及其他公開展示。
- 口述歷史不包括無特殊目的的隨意錄音，例如尼克遜 (Richard Nixon) 的白宮竊聽錄音；也不涵蓋演講錄音、秘密竊聽錄音、個人錄音日記，或者其他不是經由訪談者與受訪者對話而來的錄音記錄。

簡言之，口述歷史必須包括訪談者與受訪者，缺一不可。單方面陳述，可能是自傳或其他體裁，但不是口述歷史，訪談者必須掌握訪談技巧，嚴謹做紀錄，整理口述史料。口述歷史的錄音，必須有系統地整理，穩妥地保存下來。

此外，訪談須定立「主題」，不是漫無邊際的談話，不僅藉着受訪人的記憶，提供歷史訊息，還重視記錄受訪人對歷史的個人情感反應，以及個人的分析理解。採訪者以錄音訪問，藉著訪問個人或群體，搜集有價值的史料，通過特定的主題探索個人與社會的關係，「自下而上」角度認識歷史的變遷。探索曾發生的事，而且了解不同的人、羣體如何參與歷史、理解歷史。口述歷史材料必須妥善保存，並與別的史料相互印證。

坑口村落簡史

坑口，包括了坑口、相思灣、大埔仔、孟公屋等十八條村落的地區。傳說它的名字是與孟公屋村附近的一條水坑有關；該水坑直通大海，而「坑口」位處於水坑的出口，故以之命名。

遠至明朝萬曆年間，一些廣東地方史志已有坑口地區的相關紀錄。《粵大記》附〈廣東沿海圖〉記載了將軍澳的名字，而它正正是坑口的一條重要的村落。到清朝康熙年間復界，大批客家族群遷入坑口，區內人口驟增。

香港開埠初期，坑口居民以務農、捕魚為主。後來因為地理之便，區內出現一些工業運作，例如機器廠、造船廠和拆船廠等。由於人口驟增，因而逐漸形成了墟市，「坑口墟」也是在這個時期聚落而成。

戰前，西貢陸路交通十分不便，行車公路只有清水灣道一條。因此，西貢居民出外當沿以水路，而地處港灣的坑口遂成為了當時西貢區重要的交通樞紐。據鄉民講述，當時尤以小清水（即今日的銀線灣）最為繁盛，可謂舟楫雲集，覆蓋海口。

到了香港淪陷時期，坑口因其地理位置，成為了抗日游擊隊——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的重要基地，為營救行動作出了鉅大貢獻。

戰後，坑口更是西貢與筲箕灣重要的交通紐帶。當時，坑口有兩艘搖櫓船負責到筲箕灣運送糧食及日常用品到西貢，解決半島上居民的日用所需。

1957年10月2日，坑口鄉事委員會正式成立，負責統籌、處理區內十八鄉事務，而「坑口」十八鄉，即斧頭洲村、下洋村、坑口村、馬游塘村、孟公屋村、茅湖仔村、檳榔灣村、布袋澳村、相思灣村、上洋村、水邊村、大坑口村、大埔仔村、大環頭村、田下灣村、井欄樹村、將軍澳村、魷魚灣村，也正式納入行政體系。

1982年，港英政府開始計劃正式發展將軍澳為新市鎮。當時規畫的將軍澳新市鎮就是在大山脊（即今日的五桂山、大牛湖、茅湖山及照鏡環山山脈一帶）。

1985年，將軍澳發展第一期填海區完成，區內第一個公共屋邨動工興建。

1990年，將軍澳隧道正式開放通車。

2002年，港鐵將軍澳線落成啟用。

坑口鄉事委員會的建立、政府的銳意發展，帶領着坑口一步一步地走向城市化，使其由一個小農村、小漁村蛻變成為了今日擁有數十萬人口的新市鎮。

口述歷史報告選

一、相思灣村

撰文：黃漢鋒

資料整理：黃漢鋒、張智勇、葉思睿

訪問體會

訪問當日，灰濛濛的天下起了毛毛雨，但也難阻我們的興奮之情，我們將與相思灣一眾父老進行口述歷史訪談，細聽當中的歷史故事。我們帶著敬畏之心走進村公所內，但出乎意料的是，眾人不但熱情好客，而且活力十足。我們由村落歷史簡介開始，說到昔日點滴之時，我們不由自主地聽得入了神，被帶進他們深深的回憶之中。

提及海盜，相信大家也會想起張保仔，而海盜往往也只是出現在電影及小說故事之中，但相思灣村正正見證著香港海盜的事蹟。當長老們談到有關海盜的故事時，各人皆雀躍起來，盡說自己所知的海盜故事，由海盜來襲，到村民合力還擊，甚至是各出奇謀，這些都是相思灣村所經歷的。最深刻的是，當眾人說到打海盜之時，大家也十分興奮，你一言，我一語，眾人爭相分享，同時互相引證。

訪問完結後，數位村長及村民帶我們遊覽相思灣村，一覽村中歷史文物。所謂「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遊覽相思灣村所得的比書本更多、更立體、更具情感上的吸引力。我們走過打海盜的地方 - 炮台咀，也了解過村中的各個神祇。此行令我們對客家文化有不同的看法，另外對香港的石祭文化有更深的了解。

緒論

今天，社會急速發展，還有多少歷史文化豐厚的村落得以保留下來？相思灣村一遊令我們明白到傳統村落的珍貴之處。

相思灣屬坑口十八條鄉村其中之一，位於清水灣半島龍蝦灣以西、檳榔灣以南，背靠釣魚翁山，面臨牛尾海。相思灣更是一條歷史風味及人情味濃厚的村落，具有三百多年歷史，人口約200餘人。



圖1：相思灣公所

三姓團結

明末以來，廣東沿海的海盜問題，一直十分嚴重。如《新安縣志》便記：「康熙11年(1672) 9月內臺灣巨逆李奇等率寇船流却地方，游移蠔涌登岸，屠掠鄉村……」¹今日，相思灣仍保存了當年防衛之用的鐵炮，²其可見於駱德祺先生家中。由於生活所迫，西貢沿海居民，村小力弱，面對海盜的威脅，多願意聯同其他姓氏、互相認識的民眾一同立村居住，集結力量，共同保護其生命及財產。³相思灣村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村民以「

1.馬木池等：《西貢歷史與風物》(香港：西貢區議會，2011年)，頁38。

2.西貢區議會：《西貢風貌》(香港：西貢區議會，1996年)，頁17。

3.馬木池等：《西貢歷史與風物》，頁38。

「林」、「黃」姓為主，各姓人口相若，亦各有宗祠。最早於相思灣定居的是由北港遷移到來的駱姓族人。駱姓太公以沿海捕魚為生，到此地時，發現相思灣的風水很好，便決定遷居於此。⁴據駱德祺先生表示，駱姓族人於此定居後，常被海盜侵襲，故此，便與由蠔涌遷移到來的林姓族人合作，增強勢力，對抗海盜。及後，為了再進一步增強村落實力，兩姓再聯合黃姓族人定居於此，形成三姓共居一村的情況。故此，相思灣村通行兩種傳統方言，林、駱姓村民多說圍頭話，而黃姓的村民多說客家話，即是如此，三姓村民卻和睦相處，守望相助。

對抗海盜

海盜故事是充滿神秘色彩的。在相思灣村中，我們亦能發現與海盜有關的歷史文物，就如「三堆石」。駱德祺先生指出，三姓祖先為對抗海盜，搬運石頭到海邊，以阻礙海盜的船隻前進，而石堆呈反「品」字形。要一睹「三堆石」，則要等待水清水淺之時。除此之外，相思灣有一個名為炮頭咀的地方，那裡是昔日設置炮台的地方，該處更設有「將軍爺」神壇，據長老們表示，「將軍爺」十分靈驗，每有海盜來襲之時，村民便會拜祭「將軍爺」，其後所發出的炮火，都必中賊船。現今在該處仍可見「將軍爺」神壇。



圖2：將軍爺神壇。當村民對抗海盜之前，就會拜祭。

4.朱德蘭：《中國海洋發展史論文集(第八輯)》(台灣：中央研究院三民主義研究所，2002年)，頁93。

石祭文化的體現

清代杏岑果爾敏的《廣州土俗竹枝詞》有云：「粵人好鬼信非常，拜廟求神日日忙，大樹土堆與頑石，也教消受一枝香」。此話道出了神祇信仰的神秘色彩，而相思灣村則可見具特色的石祭文化。上文所提及的「將軍爺」，以及廣為人知的「大王爺」及土地神，都是以石頭作崇拜對象，其代表著某種神靈，在新界地方十分常見。在相思灣中，我們也可以一睹這歷史悠久的信仰文化。



圖3：左邊為「炮台咀」，而右邊海面的地方為「三堆石」的所在位置。

村落發展

三姓祖先在此以漁獵及農務維生，建村立祠。收穫除自用外，亦外銷以助家計，因海路有盜賊之虞，且造船費用不菲，而相思灣村的山路能直通牛池灣，鄰近村落的居民亦由此出入，故村民往往半夜起床，把柴草及漁農產品經山路運到牛池灣出售。⁵

5.坑口區鄉事委員會：《坑口區鄉事委員會五十週年特刊》。(香港：坑口區鄉事委員會，2007年)，頁90。



圖4：駱村長家中的小炮台，原有的大炮台被埋於宗祠之下。

五十年代本村有一所小學名為「維新學校」，1959年相思灣與大坑口村、上洋村及下洋村聯建一間「清水灣中心學校」，為村民子弟提供教育，但該村校已於八十年代停辦，校舍已荒廢。

訪問之間，三姓村民相處和洽，詢談間夾雜著歡笑聲，一同細訴昔日故事。



二、孟公屋村

撰文及資料整理：梁嘉雯 劉燕鳳 黎鈞豪

訪問體會

正值七月驕陽，酷暑難當，在這酷熱的天時，我們來到了坑口的孟公屋村，走過炎熱的操場、行進景色優美的小路，最後來到涼爽的孟公屋村公所內，為的當然不是村公所的冷氣，而是為聽三位在此居住了五、六十年的村民向我們講述的故事。



圖5：孟公屋村公所。

坑口十八條村之一的孟公屋村，其歷史比開埠更悠久，是五姓混居的客家村，也是少數仍以原村民居住為主的村落。

本來以為與長者會難以溝通，或者村長習慣發號司令而不慣接受提問，但出乎意料的是，成村長一開口就叫我們隨便問，大方的說他未必答得很好，但一定知無不言。許是因為成張兩家的麒麟互訪曾引得不少記者提問，毋須我們深問，他已對這段歷史如數家珍，尚是黑髮的他看上去不

過四十，予人的感覺更是活力十足，說到村中大小事情，他幾乎都接得上話，村中所沒有的他就坦率地告訴我們沒有，率直而誠實。

俞姓村長鬢髮皆白，眼神卻不見渾濁，沉靜有神，說起話時嗓音低而不沉，他甚少主動搶話回答，但當他說起俞姓一族的歷史、童年回憶時，那娓娓道來的態度，唇邊勾起的微笑，會令你覺得自己是在分享一位老人的寶物，不由自主地聽得入了神。他亦主動給我們看了存放在他智能手機中的一張一張舊日村中的黑白照片，對比今昔，對俞村長說的回憶體會自然又深了一層。

劉姓村長乍看不苟言笑，但回答起問題卻很詳細，可謂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說話音調不高，卻明快有力，說起舊日見聞時更是連說帶舉例，讓人能對當時的情況環境有深入了解，而不是流於表面。談話期間，他偶有離席撥打電話，卻為了訪談而一句起兩句止，回來後也沒對我們的提問感到不耐煩，面對乍聽之下感到陌生的問題也會努力思索後回答我們，可說是非常認真負責。

要說到談話之中氣氛最為雀躍的話題，那必然是村校。談及幼時上學的情景，三位村長都記憶猶新，不論是小時候的科目、任教老師，還是孩提時候和友伴在泥地踢足球，都令三位村長爭相回答，甚至互相指證。說到去祠堂「食山頭」時，氣氛在歡笑外又帶上了一絲莊重。祠堂對於一個宗族而言絕對不僅僅是一座建築物那麼簡單，也不只是供奉先祖的地方，其意義深遠，不和他們面對面地進行談話是不會感受到的。

和三位村長進行的訪談，令我們對客家村落的生活有一個更深入的了解，也對傳統習俗和建築物的存在意義有了新的看法。在我們追逐着日新月異的科技和生活的同時，是不是也應該回頭看看呢？

緒論

孟公屋村大約有三百幾年歷史，與俞屋村、陳屋村、澳門村、澳貝村、坑尾頂、圍心村、禾塘崗及半見村等九條小村莊組成，是一條客家村落，以成、俞、洪、陳、劉這五個主要的姓氏為主。

開基立業的歷史

談及到村子的起源，原來所謂的建村其實只是以前的人選擇一個背山、好種植的地方，隨後便定居了下來，而幾姓人所到達的時間亦是相近的。

首先成先生開始講述他的先祖來到孟公村的故事。第一位姓成的人到孟公屋村就有一個廣泛流傳於族人的故事，相傳在康熙年間，一名姓成的男子在大埔林村做生意，本來有兒子有妻子，有著幸福美滿的生活，但後來意外被殺，他的朋友便娶了他的妻子。就這樣日子匆匆過去，兒子開始長大了，在繼父的建議下便跟回父親原來的姓氏，之後開始到其他地方生活，尋尋覓覓下便到了孟公屋這個地方定居下來，第一位姓成的人便這樣到了孟公屋村，開始繁衍他的後代。

而俞先生的先祖，沒有那麼曲折的故事，一族人因生活所需而逃難南來。姓俞的人是從廣東河源逃難而來，到香港後，他們並沒有聚集在同一個地方生活，而是分散了在不同的村，一些人碰巧到了孟公屋村定居生活，也有其他人到了汀角村、元朗村等。

而劉先生根據他們太公所講述，是由上洋村遷移到孟公屋村來的，同時亦有其他族人遷到其他村。直到現在，劉姓已經有幾代人居住在孟公屋村，一些上了年紀的老人家仍會回到孟屋村和他們聚舊。



圖6：俞氏祠堂，名叫「俞公世居」。

閒話

話說不斷有人遷移到孟公屋村，幾姓的人聚在一起形成了一個大村，但始終孟公屋村屬於是近海的地方，亦是山區，能夠耕種的土地比較少，而以前的香港是一個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因此總會有許多人不斷地遷出，說到底不是因住的地方不足，而是因耕種的地方不足。因此其他村落例如北圍、南圍、半見村、榕樹澳村等等，都有許多由孟公屋村遷移下來的人。直到現在，大部分新一代的年青人為求方便，亦因學校、工作等等的問題也遷出外面住了，加上居住在村內，沒有一輛車的確是比較不便，但孟公屋村相比起其他村，還是較少有外姓人遷入的村。



圖7：劉氏祠堂，名叫「劉氏家祠」。

村落歷史

至於談論到村內的重大事件，幾位受訪者有記憶的是1967年的六七暴動，當年他們才十六七歲，記得有孟公屋村的村民參與，但最終的結果就是被捕坐集中營。

至於講述到村內發生的特別事，大家想起的都是曾經有狗被困祠堂與祠堂之間的通道，因為事件過於特別，到現在大家仍印象深刻。¹話說這條祠堂與祠堂之間的通道大小並不一，它像個喇叭形，一開始的位置是足夠讓狗通過的，但愈走進去空間便會越少，令一隻狗走進去後便被困著了走不出來。後來因為有人報警，警察消防到場後派出了專家，用了許多不同的方法嘗試拯救小狗，最遺憾的是結局並沒有完美收場，而是以小狗離世而完結，令人黯然神傷。但在村民的角度，本來只是一件小事，因為相似的事件他們孩童年代也曾經歷過。若當時沒有人報警，也許他們的處理方法便是派一個人進去慢慢地把小狗扯出來，不知道事情若這樣發展下去，結局會否不同。

¹2009年1月24日一隻流浪唐狗跑入西貢孟公屋兩座祠堂之間的空隙之後被困，27日晚上，愛護動物協會為黑妹注射麻醉劑，拉出送往愛護動物協會途中證實死亡。

舊時代

那時候每人手上都會握有換米紙，他們就會由村中走過飛鵝山到九龍城，把手中的穀米、菜、柴等東西拿出去換糧食，那時候來回的時間還不只一天。

孟公屋村種植的大多數是米，他們亦會養豬、雞等動物，但只會用作自吃養之用，養大水牛則用作耕種之用，受訪者還記得小時候曾經有下田插秧的經歷，非常難忘。

孩童時代生活

講述到孩童時代，小時候的快樂、活潑、無憂無慮的生活，回想起來總是能令人回心微笑。記得從前印象最深的遊戲是拍公仔紙、玩金絲貓、上山、在河中釣魚，就這樣懵懵懂懂地度過了孩童時代。亦因為地理環境獨特（孟公屋村可以說是半山半海，近山亦近海），所以他們經常會到碧沙灣那邊玩耍、捕魚，捕魚方式亦層出不窮，例如會炸魚，²會倒進石灰、魚藤水把魚引誘出來，³他們笑言那時簡直如同半個水上人。同時亦會吃到很多現在比較昂貴的海產，基本上手一捉就是一大把，但小時候並不知把什麼吃進去了，現在回想起來才記得那是海膽，小時候的天真無邪，簡直令人哭笑不得。

對於他們來說，兒時最快樂的日子便是過新年，為什麼呢？因為只要一到新年，便會有平日沒有的新鞋新衣服，能穿著新衣服拜祠堂，但最重要的是可以收紅包，這是每個小孩都喜歡的事情。三位現在回想起來，腦

2.即是以炸藥炸魚的捕魚方式。見《湖南省志·民俗志中》（北京：五洲傳播出版社，2005年），頁183。

3.即是以藥物毒殺捕魚的方式，民間習稱「癆魚」。常用的毒魚藥物有茶枯、水莽、石灰水、魚藤精等。見《湖南省志·民俗志中》，頁192。

海中全都是回憶，認真地一想，也許當時能生活得開心快樂，最主要是因為擁有童心，在貧窮的年代，因為小時候的懵懂，許多小事情都變成快樂的事，長大後的世界，總會出現許多的對比，人大了童心便會失去，快樂亦同樣失去。不過對他們來說，人生走到現在已經五六十年，經歷過許多大大小小的事情，已經不記得何事快樂不快樂，人都是要向前望的，所以重要的是現在。

小學時代生活

講述到三位的小學年代，不得不提到採訪時身處的地方。這裏現在是孟公屋村村公所，但在1950年左右，居住在此村的村民為了能更方便自己的孩子學習，捐贈出這塊土地用作興建學校用途，經過居民合力，一磚一瓦地興建出來，起名為坑口區公立學校。就名字來看，已經可以得知這間學校是坑口區十八村的小孩，都會到來上課的學校，當然本身有村校的孩子就不用到來了，這裏亦是三位受訪者的母校，小時候的學習生活就在此渡過。那時候讀書對他們來說是一個陌生的詞語，只是知道在這裏會有一大班朋友一起玩耍。

學校有一至六年級，亦有留級制度。入學時是不分男和女，家長亦沒有因為是女孩而不讓孩子讀書，那時候已經比較文明，並沒有外界想像的落後。而入學不是根據年紀，不同於現在六歲讀小學，大部分都在八歲的時候入學，亦不需要考入學試。校內主要教授的科目有中文、英文、算術、尺牘，⁴還有大家都愛的體育課。村公所外的那個球場便是從前上體育課的地點，不論是玩足球、籃球也是在此，不過時至今日，地上已由凹凸不平的泥地變成平地。那個年代並沒什麼娛樂活動，因此每個人都在踢

4.尺牘在字典上的解釋是指書信，尺牘科顧名思義就是授教如何撰寫書信的科目。見《古漢語常用字典編寫組》：《古漢語常用字典（繁體字本）》（北京：商務印書局，2000年，2版），頁40。

足球，是個對足球瘋狂的年代。至於英文要到三至四年級才有得讀，即使如此，他們仍自信地說，讀到小學的英文仍比現在的中學生好，因為以前的他們敢聽、敢說、敢問，對他們來說，英語說得多自然就曉得了，不像現在的學生害羞，害怕丟架、害怕英文差被人笑。例如其中一位受訪者，即使他小學仍未畢業，但他在從事裝修的同時也不乏面對外國人的機會，他從未因學歷而羞於開口，而是連說帶猜，比比劃劃地跟人溝通，也從中學習，現在他英語的程度已經可以流暢地和外國人溝通了。另外，大家應該會對尺牘感到較為陌生，尺牘科教授的是寫公函、社會上的文化等等。

一個校務處、一個操場、大約三四間課室，一位校長、幾位老師，大約五至六人，每科一位老師，體育老師還是英語老師兼任的，這就是他們的小學了。各級各班的學生人數總是參差不齊，有時一班會有三、四十個，有時只得十多個。早期像現在的學校一樣是全日制的，但後來因學生不足而變成半日，不同的是星期六的上午他們仍要上課。也許是因為課室有限的問題，他們在小學的上課日子總是會和另一個年級的學生一起，例如一年班和六年班會在同一個課室，當六年班在上課時，一年班便安安靜靜地坐在這裏，等待六年班的課程結束才到他們上課。和現在一樣的是他們那時亦有不同的比賽，揮霍著青春的汗水。例如劉先生曾代表學校外出到西貢等地與其他小學進行短跑比賽。

當他們看著以前老師與同學全班的黑白老照片時，亦有人不認得那一位是自己，要旁人說起才恍然大悟，真是歲月不饒人。另外他們亦提到，現在的學生和他們學生時代相比，師生之間的相處總是少了分熟悉多了分距離，即使從前的老師會有體罰，他們亦很害怕老師，但他們總是既害怕又尊敬。尊師重道的概念還刻在他們心中，還帶着點一日為師終身為父的意味，即使心中畏懼，但跟老師相處也是親暱自然的，不會畏如蛇蝎的避着老師。

上課時手握著毛筆，午飯時回家吃飯，放學時圍著一起玩耍，坑口各村的小孩，小學生涯就是如此渡過。直至六年後小學畢業，便會踏入岔路，一邊是選擇繼續升學，另一邊是選擇外出工作。若選擇繼續升學，他們便要到區外尋找中學。升到中學後，因為距離的問題，他們每天天還沒有亮起來，大約六點鐘左右便要出門了，車程大約要兩小時。當時的中學名字很多都是以天主教傳教士的名字命名的，比如利瑪竇等。村校固然很多自家兄弟，可是女孩子原來在那時候也有上學的機會，客家村落並不同普羅大眾所想的那「大男人主義」。最後隨著時代的發展，不少學生都到外面讀書，衍生出郊區的中心小學收生不足問題，這間小學亦演變成現在的村公所。

工作時代

學生時代的終結，意味著他們要踏入工作的世界。大約在五六十多年前，一部分人會留在家中耕種，而比較年輕的便會外出工作，在九龍等地學師。例如其中一位受訪者，小學畢業後，十二歲小小的年紀，便到九龍學師，童年生活就此被中斷。而在坑口仍未填海之前，當地仍有船廠、鐵廠等，⁵村內大部分人都在這裏工作，那時的村民已經開始不耕種，而在外面打工。但自從政府決定收地發展將軍澳區後，這些工作地點全都消失了，繼而被遷入工廠區，村民亦失去了一處工作的地方。

5 1907年，上洋村村民劉樹棠在筲箕灣與銅鑼灣建立同泰機器廠和造船廠，其後，其他村民相繼坑口設廠，有機械廠、造船廠、雜貨店、醬油廠、茶樓和養豬業數十家。坑口區鄉事委員會：《坑口區鄉事委員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坑口區鄉事委員會，2007年），頁69。1982年政府開始發展將軍澳，其另一目的是使整個西貢區都可以成為發展用途，而期後的發展計劃也將坑口及其海灣納入發展，因此政府將部分土地收回。坑口區鄉事委員會：《坑口區鄉事委員會金禧紀念特刊》，頁39。

祠堂功能

祠堂在以前的年代是有非常多的功能，例如姓成的祠堂叫「成氏家塾」，以前是會用作教書學堂之用，祠堂亦會用作結婚上頭，重要的是以前在祠堂結婚，是受香港法例保障的，就如同現在的律師樓和禮堂。但是現在就算在村內舉行婚禮，拜堂、上頭等等都會請村內的太公到家中進行，祠堂之功能大大減少。他們的祠堂特別之處是內裏只會有一個神主牌，也許因為他們是客家人，習慣不斷遷徙，為了方便整個搬遷的過程而形成的一個傳統習慣。⁶



圖8：成氏祠堂，名叫「成氏家塾」。

6. 客家是漢族的支派，客家一詞成形年代於趙宋初年，先後南遷五次達五次之多。羅香林：《客家研究導論》（台北：南天書局有限公司，1993年），頁44-63。

傳統習俗

孟公屋村村民過年時，在年三十晚就會用碌柚葉洗澡，然後換上新衣服，年初一全村一起拜祠堂，當作感情之聯繫，年初二會有其他村例如南圍、北圍村等人到來一起過年。過年必會做的事就是舞麒麟，⁷這是客家的傳統習俗，而他們的麒麟大多數是綠紅色的，並會進行開光，⁸現在舞麒麟由感興趣的青年人繼續傳承下去，主要是姓成及俞的。另外他們在清明時會拜太公，首先會把豬抬上去，在山頭拜，亦都在山頭食盆菜，他們稱「食山頭」。當有其他喜慶的時候主人家便會殺豬慶祝，而客家人最出色的菜式就是炆豬肉。此外，以前村內的人改名字是根據族譜去編排的，但現在基於許多原因已經不能堅持下去，改名字是由父母自由發揮。至於講述到他們的方言客家話，村民直言難以流傳下去，雖然現在他們原居民之間的溝通以及和子女的對話中還會使用，但現在大約二三十歲的人已不會使用客家話溝通，而是使用廣東話。即使他們的兒子會，再下一代的孫子也未必能傳承下去，直教人唏噓。

在這裏我們聽了許多的故事，有些令人覺得有趣、有些令人覺得唏噓、有些令人感到開心。走出清涼的村公所、走過景色優美的小路、經過夕陽西下的操場，屬於他們的舊故事亦隨著陽光而停留，但他們新的故事會不斷繼續下去。

7. 麒麟是受客家人敬愛的仁獸，客家人會在節慶中舞動麒麟，祈求祝福。西貢孟公屋村的成蘇玉師傅認為選擇舞麒麟而不是舞龍舞獅是出於兩個重要的考慮：「一是實用性，因為麒麟比較輕便，舞起來比較方便；二是符合客家的耕讀文化」。詳見葉德平、邱逸著：《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香港：中華書局，2016年），頁128-129。

8. 紙紮的麒麟雖然具瑞獸之形，但終究是死物，不具生命，所以孟公屋村的麒麟在紮好後，必定會按祖先傳下的儀式進行開光，為麒麟注入靈性，起驅邪鎮妖之效。詳見葉德平、邱逸著：《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頁129。

三．大埔仔村

撰文及資料整理：梁嘉雯，劉燕鳳，盧梓峯，王雯蔚

訪問體會

口述歷史的目的是透過與受訪者進行訪談，並從中得出相關的歷史資料，為現時的文獻作補充。事實上，在進行口述歷史時，是需要面對幾個困難的，一是受訪者的記憶錯誤，二是受訪者的內容跳躍無邊，要解決這兩個問題也正是我們的挑戰。

之前已有過採訪經驗，今次基本上也是參照之前的經驗而進行。相對之前那次有一群被訪者，本次則只有二人：溫超玄和溫漢章先生。訪談前已見溫超玄先生略有準備，備有一張紙，乍看下估計資料不多，但結果卻意想不到的，資料再加上解說，變相整個流程極之暢順，溫先生非常熟悉村中大小事情，部份舊事就由他的父親告訴給他，有部份問題他在回答其他問題時自己自動提出如習俗每逢正月十五「點燈」，宴請村民飲丁酒，但最盛大就是每十年一次的打醮，會跟蠔涌村、相思灣村等一同舉行。

他們原居西貢蠔涌村，後分支遷居至大埔仔村——由於有田可耕，村民自給自足，祖先便在此定居。村民說圍頭話，與坑口主要以客家話為主的村落不同。

來到大埔仔村，不禁想起昔日的英軍高希馬軍營和現在的香港科技大學，也有客家村落中的語言——圍頭話、家祠都不少得。溫先生指他們祖籍山西太原，傳至第七代子孫才在大埔仔建村。最初村民都以務農為主，後來政府與村民交換土地，曾建有高希馬軍營，為村民提供了就業機會。五十年代附近興建邵氏片場，吸引大量村民前往工作；六十年代後，務農日漸艱困，有村民移居英國，到了八十年代便是在附近興建科技大學。

訪問地點是翻新後的大埔仔村村公所，剛到村口就已看到一塊牌匾，村公所旁保有昔日的村校，現為青年中心，其餘都為兩至三層高的村屋，之前訪談的村落也是同一樣子，不過大埔仔村的原居民不是已經移民，就是已搬到市區居住，剩下少量原居民，取而代之是外人搬入。



圖12：大埔仔村正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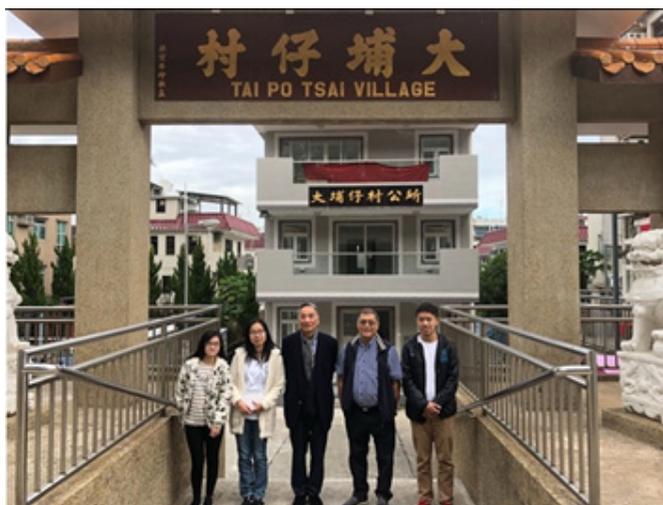


圖10：已翻新的大埔仔村公所和村口牌匾

緒論

大埔仔村位於西貢區清水灣半島，鄰近香港科技大學，已有約三百年歷史，原居民姓溫，祖籍山西太原。原居西貢蠔涌村，後分支遷居至大埔仔村——由於有田可耕，村民自給自足，祖先便在此定居。村民說圍頭話，與坑口主要以客家話為主的村落不同。大埔仔村之名已不可考。或與開村祖先看到此處有大幅草地（現已填平）而命名。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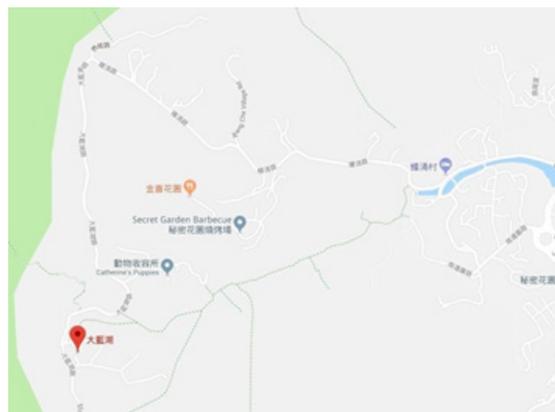


圖11：大藍湖位於蠔涌村旁。

1.根據村民所言，以前大埔仔不是「埔」，是「莆」，最後政府改成現在這樣。因為這裡有一大片草莆，叫做大莆仔，後來港英政府改成大埔。

開基立業的歷史

大埔仔村民早年以務農維生，後來港府與村民交換土地，曾建有高希馬軍營，為村民提供了不少就業機會。五十年代附近興建邵氏片場，吸引大量村民前往工作；六十年代後，務農日漸艱困，有村民移居英國，經營餐館謀生。直到八十年代末，港府認為須增建第三所大學，便選址於高希馬營沿清水灣半島一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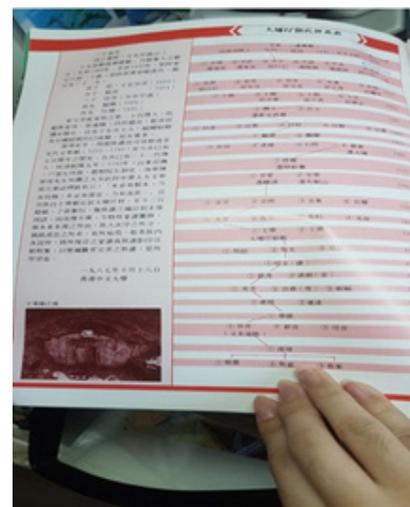


圖12：溫氏世系表

村落歷史

在1970至71年，政府突然宣佈會將新加坡的英軍搬來香港，選擇了大埔仔村附近的地方來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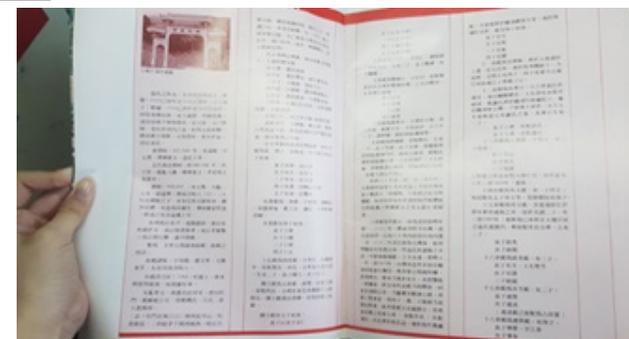


圖13：溫氏族譜

軍營，並沒有和村民交代清楚。村民就發動大埔仔村全部的力量阻止他們。其後村民又尋找了當時已移民或在英國工作的兄弟，打電話去英國和他們商量，請他在那邊寫很多英文信給予官員。不過真正決定軍營沒有在此建立的還是英國的首相選舉，前屆首相沒有連任，新首相沒有打算將新加坡的軍隊搬來香港，所以軍營一事也就此結束。80年代又舊事重提，村民們就和官員商量，中間幾次傳出風聲要交由大埔仔村自行發展，其後又

改說要興建監獄，一聽到興建監獄，村民們連忙尋找當時科大的校董會主席鍾士元，鍾士元觀察過附近的地理環境後，便選定在此建立科大。

村落佚聞

以往村民要組織年輕人要看夜，因為是有老虎或者猛獸出沒，村民遠遠見到有猛獸就會敲鑼打鼓、燒炮仗嚇走牠，以免村子裏的人畜會有危險或損失。

根據村民所言，也許因為這裏不是近海的緣故，大埔仔村的賊人不多，很多村屋都不是太大，村屋之間的小巷最闊也不會過4呎。

但不論是巷子的闊窄，還是敲鑼打鼓等等習俗，其實都是村民為了生存而做的措施。過往警察的設備並沒有今日那麼高科技，村裡甚至連電話也沒有，村民只得靠自己的智慧保護自己。

另外，原來溫氏的十世祖曾經被一個台灣海盜李卓捉上船，但可幸十世祖認識中醫醫理，後來海盜病了，於是幫他治療，最後更被李卓放走。可惜他太太以為他被海盜捉拿上船便死定了，於是離家出逃。十世祖獲悉後馬上到外找尋妻子，後來在淡水尋回，但妻子已被當地墨家收留，並生了四名孩子，墨家在情理上把其中兩個送給十世祖。

舊時代生活

大埔仔的村民，有時也會把草、柴或其他農產品拿去賣，過往交通不方便，村民需要行路出去最近的九龍城賣。

大埔仔村最多的果實是山捻。²村民亦會自行種植番薯、芋頭、蘿蔔、木瓜。過往人們生活簡樸，農作物換回來的食材已很豐富。遇上颱風，村民會拿農作物和那些避風回來的漁民換一些海產，多數是鹹魚。水上人曬好的那些魷魚仔、鹹魚仔，也會擔上來和大埔仔的村民以物易物，交換一些農產品。

要數大埔仔村的建屋方式就是為防海盜，最前面的一排屋會建牆大約有6呎至8呎高。原來防範賊人之用，類近廣東省部份村落不只有一面圍牆，圍牆的四邊都有閣樓，夜晚全都關門，賊人來了，村民就在外面拋石、開槍等，不讓他們得手。

現時生活

現在的大埔仔村的溫氏族人約有700人左右，有四成在海外，這些海外的族人都是七八十年代的時候出洋的，現在已經是第三四代了，現在的大埔仔村約有320棟村屋、丁屋，居住人口約2300餘人。

2.又稱桃金娘，可食用野果，外表為紫紅色漿果，味道鮮甜。

孩童時代的學習

村民過往讀書的廣培學校，原址在現今青年中心的位置。這是一間村落私塾，約有一百年歷史，是村民自資興建的。當時學生不多，約有三四十人，共有六班，等於小學，一二三是初班，四五六是高班，因班房少，故是混合班，小一和小四，小二和小五，小三和小六，三個班房便足夠，當時師資不錯，所以鄰近村落的學生亦會來讀書，好像井欄樹村、相思灣村、下洋村都有學生到來讀書。當時的老師沒有薪金，家長在新年會送豬肉、蔬菜、米給老師當作工資。教授的科目為語文、歷史、尺牘等，因為許多學生都要寫信給家人，以尺牘為最主要的科目。50年代中期，這所學校就不再存在了，政府興建了清水灣中心小學，可是因為該校的交通不方便，不少村民都寧願選擇到市區讀書。



圖14：大埔仔村校，現為青年中心。

大埔仔村1959年才通水通電，過去都是使用柴油，雖然也有電筒，但是因為要買電池，村民負擔不起，直到1959年通電後才用電燈。

60年代村民外出打工的人比較少，有些會出去做警察或者海員，亦有在工廠或兵營任職，邵氏在此興建片場後，就以在邵氏任職為主。邵氏興建片場，對村民而言有好亦有不好，因為邵氏的工程拿走了山邊不少黃泥，打風下雨時大埔仔村較容易山泥傾瀉，農田亦不能再耕作，所以他們都要到邵氏上班。當時女士做低下的工作如清潔；男士就是司機、在道具組工作。

習俗

大埔仔村每年正月十五都有點燈儀式，村民會將該年新生男丁之名寫在族譜，村民也會在家祠掛燈籠和請村民飲添丁酒。大埔仔村每十年便會與西貢六村蠔涌村、大藍湖村、蠻窩村、相思灣村、莫遮輦村和竹園村，合共七條村合資「打醮」。村民會先到蠔涌車公廟酬神，直到最後一天抬出鬼王遊村驅邪。來屆將於2020年舉行。



祠堂功能

溫氏家祠主要是參拜祖先之用，每逢新年都是在初一及初二進行喜慶活動如舞麒麟，七十年代時仍舞麒麟，後來有一位師父到村中教舞獅，此後由舞麒麟變為舞獅。同時因單姓村的關係，只有溫氏家祠，下圖所見是新舊家祠。



圖15：舊溫氏家祠，現已雜草叢生。



圖16：新溫氏家祠，建在民居之間。

四，坑口村

撰文及資料整理：林松慧 劉燕鳳 黎鈞豪 王雯蔚

訪問體會

我們進入坑口村的一間茶餐廳，當然不是為了菠蘿油和絲襪奶茶，而是為了訪問一個人，一個看似弱不禁風，但卻看著坑口村經歷無數風風雨雨的人，那人就是張錫金先生。

張先生是坑口村的原居民代表，他見多識廣，給人穩重的感覺，在訪問中，他寡言且鮮有表情，但他的一字一句盡都解答我們的疑難。正當我們以為訪問都會平淡地進行時，萬萬都沒想到當我們問到關於其童年回憶，張先生慢慢變得開朗起來，向我們逐一細數當年的生活點滴、學生的一二事，甚至當時自己對前路的決定都一一細講，好像一個前輩向後輩分享自己的經驗，而我們就像一班小孩靜靜地寧聽長輩細數當年。

不只是教育，開村歷史、節日習俗等等無所不談，這看似平凡、淡而無味的事為何如此觸動我們的心？可能這就是填滿我們在城市中的空虛；渴求的並非榮華富貴，要的只是心靈上的慰藉。

緒論

坑口村約有二百年歷史，¹初期的坑口村已是一個雜姓村落。在八十年代中由於填海關係而搬村。

坑口建村

坑口村的原址是在現今將軍澳醫院的位置，坑口村這一個地方一開始還不是村，原來是有一對夫婦在坑口一帶建屋生活，後來由於坑口變成各村貿易的中心點，而吸引很多人在這裡居住，而慢慢變成坑口村。那麼坑口村的人都是外來到這裡做生意的人嗎？非也，原來坑口村建村時的村民大多都是來自附近的村落，好像是將軍澳村、孟公屋村，他們都是過來做生意而定居。當然坑口村是一條雜姓村，而陳氏、成氏、黃氏等族群定居坑口的歷史最為悠久。



圖17：昔日坑口村的位置，今為將軍澳醫院。（由張智勇攝）

1.坑口區鄉事委員會：《坑口區鄉事委員會金禧紀念特刊》（香港：坑口區鄉事委員會，2007年），頁78。



圖18：現今坑口村的正門，牌坊對聯為「坑水共長流溯感宗功遭蔭福，口涎齊竭論挽回民益建瓊樓」（由黃漢鋒攝）

早期時的村民會有各種謀生方法，好像捕魚、農耕等，但最主要都是做生意，坑口村內更會販賣肉、米、雜貨等，甚至會有賣金的、賣棺材的，總之早期的坑口村是人來人往，每日都會在做買賣，就好像現今的旺角那麼熱鬧。

坑口為何叫「坑口」

坑口村叫作「坑口」可能是由於以前有一條河由孟公屋村流落海，而坑口村原址的位置正好是這河的海處，故被人稱為坑口。無論洗澡、吃、飲，都是用那些水，因為早期坑口村是沒有自來水的。約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此河已開始乾涸。

但這些「河水」是略帶毒性的。張先生指出村民會做沙井去方便取水，但那個井口附近有一棵馬錢，會掉落一些馬錢仔在井裡，馬錢仔原是中藥，但馬錢仔上的毛毛是會污染井水的，使服下的人不適。張先生的岳父曾來這裡做生意，但飲用了此水後便要卧床，之後回鄉，才有好轉。當然飲慣了的人是沒有問題，但現在的坑口村村民也不會飲，因為有了自來水。

其實村內亦有一井，但由於位置偏遠，約在寺廟附近，所以很少人會取井水，直到戰後制水期間，井水才開始被人重視。

村與村的關係

坑口村與各村的關係很和好，對於土地的分配都是用較公平的手法處理——開荒的田地屬於開荒者，開荒者亦要到政府登記，且各村村民都是耕作自己的田地，所以甚少有紛爭，甚至村與村之間都會有通婚，即是說坑口村並非是孤島，而是與坑口各村有血濃於水的關係，而坑口區的各村就好比一個大家庭。

日治時期

昔日坑口村有一間大屋，在日治時期被充當成日軍的一個大本營，如果捕獲了游擊隊員，就會在那裡處刑，而那間大屋現時已被清拆，位置相當於今日將軍澳醫院。雖然日軍大本營就在村子裡，但亦有坑口村村民擔任游擊隊員，抵抗日軍。



圖19：圖中大屋被日治時期的日軍充當成大本營。（由張錫金先生提供）

劉先生笑言日治時的女子當看到日本軍人來到，就會將自己的臉塗黑，並嘗試逃走，當然不是所有人都那麼好運可以成功逃脫。雖然張先生經歷過日治時期的辛酸，但他卻不認為全部日本人都是殘暴不仁，「正式日本仔沒那麼殘酷的，是那些韓國、台灣那些，那時因為日本統治台灣，那些人就比較殘酷」，或許張先生所感受到的是我們所感受不到的。但張先生亦不否定日軍刑訊的殘酷，「如果捉到你是游擊隊就把你拋在近大本營的海那兒浸、灌水，灌到你肚子都飽了，又踩到你將全都噴出來，又把你拋下去，又把你灌飽，這樣來折磨你的，問你是不是游擊隊……」，除了用水刑外，日軍亦會將人拉到當時美國船廠的位置槍斃，以致張先生那一輩在戰後時很怕走通往船廠那條路，因為覺得那條路是有亡魂依附……

童年回憶

現今的釣魚是一種休閒娛樂活動，而在兒時的張先生眼中亦然，但不同的是我們釣魚要等待魚兒上釣，但張先生卻說當時釣魚根本不費時，因為實在太多魚，所以甚至不用魚餌，很快便有魚兒上釣。除了釣魚，他亦會潛入海底去捕捉海參、海螺，甚至會抓鮑魚，張先生笑言試過用鮑魚飼

養雞隻，因為當時的人根本不當這些山珍海味是一回事。



圖20：未填海前的坑口村舊址的海邊。（由張錫金先生提供）

五十年代的時候，經歷過二戰，可謂百廢待興，而張先生比較幸福，起碼都有三餐溫飽，但有些鄰居可不是，家中甚至沒有米糧，所以有些人會到張先生家中「借」米，而張先生亦很有義氣，去用杯量一些米給他們，但鄰居們沒隔多久又去問張先生「借」，張先生亦很有義氣，又用杯量一些米給他們，久而久之，張先生的祖父便疑惑為何米缸的米會少得那麼快，之後祖父便察覺有人拿走一些米，祖父勃然大怒，便在家中詢問緣由，當然張先生閉口不言，但也暗暗決定不再借米。

坑口村早期教育

戰後的坑口村村民如想讀書除了可以到附近村落的學校外，還可前往坑口的天主教學校—聖雲書院就讀，聖雲書院²是坑口村較早期的小學，於五十年代興建，聖雲書院開始辦學時並不多人，一個年級的學生不多於十人，而通常一、兩個教師便要教導全部學生的所有學科，而往往全校所有學生都會集中在一個課室上課，只是會將各年級的人分成各行，教師便會輪流教導學生，而在初初成立學校時，也不是免費的，五、六十年代的學費大約是每個月兩元。³

2.疑為聖雲先書院。

3.張先生指出當時的男性勞工每日工資約為五元，女性則為約為三元，因為當時家庭一般都有五至六個子女，加上家庭各類開支，好像衣食住行，所以並非有很多村民能送其子女讀書。

當時的學生要讀社會、自然、尺牘、4珠算等，當中的「尺牘」可能對於我們來說是比較陌生，但說白了，就是學習如何寫信。雖有英文科，但要直到四年級才學習，而五、六年級亦可以讀文言文。

村民讀完小學後，可入讀中學，而村民通常是入讀調景嶺的中學，但當時的父母未必能承擔學費，所以比起升讀中學，更多人選擇走出城市「學師」，諸如機電、造船，張先生便是在機器廠做學徒，但這是需要有人做「擔保」，且要收擔保費五百元。

坑口村特產

坑口村最具特色的菜餚都是跟客家菜差不多，好像是炆豬肉，但現在的年輕一代大多都不會煮，只有老一輩的村民才會煮。

早期的坑口村是沒有盆菜吃的，是吃九大簋，一碗一碗的。通常是嫁娶或有其他的節慶，才能品嚐。而平時都是使用雞公碗，一碗一碗的，多數也是圍頭菜、客家菜，例如豬皮、蘿蔔、冬菇、雞腳、雞肉、豬肉、魚鯽等。

由於常常不能獲得足夠的捐款，而導致很多活動都有心無力，諸如神功戲、天后誕等等重要慶典除了靠私人贊助外，還需要坑口各村的合作，而盆菜這個特色，早在九十年代便沒有再推廣，說到這裡，張先生的表情已浮現出一種說不出的嘆息。

張先生跟我們說的故事多不勝數，未能一一盡錄，當中有喜有悲，這些故事就好比夕陽，就快失去他的光輝，越來越少人知道當中的喜與悲，但這當中又有盼望，盼望有人傳承文化，就如明日的日出綻放。

4.《古漢語常用字典編寫組》：《古漢語常用字典(繁體字本)》(北京：商務印書局，2000年，2版)，頁40。

文化保育專員感想

一、劉燕鳳

作為村落文化保育專員，最大的得益是不但增強了訪問、與別人溝通的技巧，亦聽多了許多不知道的香港歷史。經過多次的訪問後，對整個口述歷史訪問過程更加熟練，亦多次嘗試了如何運用所學到的訪問技巧，去訪問別人以獲取更多我們想要的資訊，因為即使在課本上的學到再多不同的技巧，當你真的進行起來是並不是一回事，只是紙上談兵，一定要經過實戰的嘗試以及經驗，才能一次比一次做得更好，而是次採訪就是給予了這個機會，使訪問技巧更為熟練。這次的採訪亦令我多寫了口述歷史的文以及打過多次訪問稿，期間一次比一次熟練，速度亦越來越快。

再者，在訪問的過程中，亦聽到了許多在書本上沒有講述過的香港歷史，實在獲益良多。因為這次採訪的受訪者，許多都是50至80年代在香港出生的普通人，而我們平時較多學習的，則是香港發生的事件、政治等。採訪令我聽到了許多那個年代的平民生活情況，例如他們小時候的玩樂、小學時有一科名為尺牘的課，教授的是書信。

另外，這次的採訪亦令我加強了說話與溝通的勇氣，平日並沒有什麼這樣的機會，而我亦是個比較膽小的人，但經過多次的訪問後，由第一次別的同學負責訪問，到後來嘗試過主要訪問受訪者，一次比一次更大膽，更放開去訪問受訪者，無論做得好或不好，得到的資訊多或不多，對自己來說實在是一大進步。以上是我作為村落文化保育專員的感想。



二、黃漢鋒

去年，我參加了計劃，成為村落文化保育專員。

我本身是修讀歷史科的學生，一直希望將課堂所學用於社會中，希望為社會出一分力。

是次活動的研究對象是坑口的村落，在活動之初，我先到坑口鄉事委員會學習有關口述歷史的技巧，課堂導師幽默風趣，趣味性地導出坑口的歷史文化。最重要的是，我在課堂中學得口述歷史的操作方式，為後來的訪問工作打下基礎。

最深刻的一次訪問是相思灣村的訪問。相思灣村的各長老村民們生動說出海盜故事，在他們的說話中，我又如親身經歷其中。此外，該村更有不少歷史文物古蹟，體驗出新界鄉村的石祭文化，令我對本地歷史有更深的認識。

簡言之，是此活動不但增廣了我的眼界，更令我認識多一種歷史推廣的方法。身為讀歷史的同學，能夠為村落出一分力，保留歷史，實在深感榮幸，感謝活動中的導師及各村長老村民，為我提供一個珍貴的學習機會。

總結與展望

「坑口」是新界重要的村落，蘊含豐富的非物質文化遺產資源。去年，我們得到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開展了為期一年的「歌唱夕陽天：序曲——圍名歌推廣先導計劃」。

因為資助所限，是次計劃主要在坑口區內的村落進行，本小冊子記錄的四條村落各具特色，有力抗海盜的故事，有傳承三百多年的麒麟舞，有港英時代的鄉土歷史，也有為建醫院而遷村的犧牲。這些追憶、這些故事，並不波瀾壯闊，也不懸疑弔詭，但它們確是坑口的真實歷史。

這次的口述歷史書寫者，都是來自坑口區外的青年，他們都懷著一顆熱誠的心，跟著我們一起探索坑口歷史。或者，他們沒有真知灼見；或者，他們沒有亮麗的文筆；但是，他們卻擁有一顆誠摯的心，希望通過自己的文筆，把這一段即將隨歲月逝去的歷史保留下來。

最後，我們想藉此感謝資助單位：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協辦單位：坑口鄉事委員會、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及香港青年協會康城青年空間。同時，必須感謝坑口十八條鄉村的原居民代表、居民代表，以及村民的協助。

眾志成城，在大家的支持下，本計劃終於順利完成。我們期望，是項研究計劃作為一闕「序曲」，為日後「鄉土·非遺」保育及推廣工作拉開序幕。

計劃負責人簡介

一、邱逸博士

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會長、饒宗頤文化館歷史計劃顧問、香港高等教育評議會副主席、《孫子兵法》研究者、香港大學哲學博士（歷史）、資深時事評論員。

邱逸專研宋史、軍事史及近代史，尤專於《孫子兵法》研究，曾在大學教授軍事史及《孫子兵法》，以軍事和博弈的角度研究《孫子兵法》，曾舉辦了上數十場有關「兵法與人生」課題的演講。

近年，邱逸的研究興趣轉到香港史，其著作包括研究香港客家文化的《古樹發奇香 - 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合著）、香港鄉土變遷的《梅窩百年——老村、荒牛、人》（合著）、抗戰老故事的《戰鬥在香港 - 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合著）和分析香港1941戰爭的《圍城苦戰 - 保衛香港十八天》（合著）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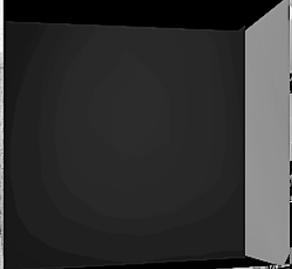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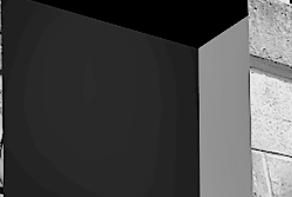
二、葉德平博士

葉德平，香港中文大學學士、碩士，北京師範大學文學博士，專研中國古典文學與文獻。現任職講師，為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業餘於《香港商報》、《教協報》等報刊，撰寫歷史文化專欄。近年，致力於香港歷史、鄉土文化，以及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與推廣工作，論文與講座不絕，又負責多個研究計劃，並著有《圍城苦戰——保衛香港十八天》（合著）、《戰鬥在香港——抗日老兵的口述故事》（合著）、《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非遺》（合著）等專書。

三、羅子健先生

羅子健先生，曾擔任社會工作者、大專院校講師、研究主任等工作。具多年長者、青少年、社區服務，活動項目策劃及管理，青少年教育等經驗。近年對文化研究、香港歷史發展感興趣，現為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副會長。





《坑口口述歷史》

編 著：邱逸博士 葉德平博士 羅子健先生

計劃名稱：歌唱夕陽天：序曲——圍名歌推廣先導計劃

統 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幹事會(2017-19)

劉健宇 麥浚樂 馬鈺詞 黃家裕 江行之 黎鈞豪 張智勇

研究小組：陳雋穎 張智勇 馮就健 黎鈞豪 劉健宇 王雯蔚

劉燕鳳 梁嘉雯 林松慧 盧梓峯 黃漢鋒 葉思睿

責任編輯：劉健宇 馬鈺詞

文字校對：羅子健

美術設計：陳沛耀

出 版：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

網 址：www.hkhcs.org

聯 絡：enquiry@hkhcs.org

印 刷：保諾時網上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8年4月初版

國際書號：978-988-78875-0-8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

THE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

Supported by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

Published and printed in Hong Kong

香港印刷及出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於我們而言，這計劃既有趣又難抗拒，
它包含了一個歷史研究者和愛好者念茲在茲
的兩件事：歷史研究和文化教育。

歷史，可以是一段深奧玄妙的過去，也可以是一首通俗
易懂的山歌，它包羅萬象，海納百川。歷史，可以書寫大人
物驚天動地的壯舉，也可以記錄機村落星星點點的作為。在
歷史的長河中，既流淌著偉大，也輕淺著平凡。

可以說，坑口客家村落既有歷史的厚重，它和
香港現代史休戚與共，風雨同路；也有故事的趣味
，如《圍名歌》的古今對照，滄海桑田。



*本書為非賣品

衛奕信勳爵文物信託資助

Supported by Lord Wilson Heritage Trust